

## 战地回想

■陈光祥

18岁那年秋冬之际,我和母亲一起收完秋粮,把家里的田地翻整一遍,种下些小麦和油菜。忙完农活不久,我告别敲锣打鼓送行的乡亲,踏上驶向军营的列车。

入伍月余,我便随部队开拔到祖国南部边境进行3个月的临战训练。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,我们部队悄悄进入战斗前沿某高地出发位置。土坎之下,师长给每名战士发了包香烟,一握大家的手说:“兄弟们,保重!”那一刻,我热血沸腾。

百米生死

穿梭于山岳丛林,高温潮湿加上两小时强行军,我的体力早已透支,感觉心肺像炸开一样。突然,给我们带路的友邻部队老兵蹲了下来,示意我们蹲在他身旁。老兵指着前方一段光秃秃的岩石说:“这就是百米生命线,我们得拉开距离一个个跑过去,路很窄,千万要小心,摔下去可就没命了!”我向前望去,这条报纸上报道过的百米生命线大概七八十米,几乎就是崖壁中间一道裂开的岩缝,最窄处只能放下两只脚,四周无一草一木遮挡,完全暴露在敌军火控下。我们要接防的高地,就在线那头200多米远的小山丘上。

忽然,对面敌军打来几发无后坐力炮弹,前方的岩石纷纷滚落。我顿时感到脚底发软,但看着身旁战友,不得不故作镇定。炮声一停,老兵喊了声“走”,第一个跃起,紧随其后的是代理排长、四班长、副班长,其他老兵和我们十多个新兵。有惊无险地冲过生死线,老兵笑着对惊魂未定的我们说:“敌军打完一组炮弹还来不及换,这个间隙,足够我们跑过来了。”来到接防的高地,我们通过老兵的介绍,认识了阵地上的排长雷、压发雷、定向雷等各种雷。

黄昏,带路的老兵告别我们,转身消失在夜色里归去了。

蛇鼠一窝

上阵地的第二天,我就领教了什么叫蛇鼠一窝。白天很少看到老鼠,但阵地的前方“垃圾山”(各种罐头盒堆成的山)上爬动的全是蛇,大蛇小蛇,各种颜色花纹,看得人头皮发麻。我数过,最少的时候也有十五六条。

不知是不是得益于猫耳洞四周撒了大量黄泥,很少有蛇爬进洞来。老鼠就不一样了,专门在晚上进犯,最爱翻找压缩饼干,肆无忌惮在我们身上跑来跑去,有时弄出的声响,就像敌军特工摸上阵地一样,搞得大家一阵紧张。

一天晚上,我趴在洞口放哨,无意间抬头一看,好家伙,七八只老鼠顺着我头顶的电话线向洞里爬去,我连它们晃动的胡须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不慌不忙戴上厚厚的防毒手套,拿块压缩饼干绑在一小截电话线上放在手心,老鼠就这样顺着电话线晃悠悠爬到我手中。没等它反应过来,我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它扔出一二十米。看着老鼠仓皇的模样,我想笑却不敢笑出声……

笛声悠扬

接防两个多月后的一天,四班长李祥收到女朋友来信,一高兴,竟拿出一支竹笛忘乎所以地吹了起来。排长正要制止,敌军阵地也传来阵阵笛声,而且听得出其中一曲竟然是《十五的月亮》。不能认输啊,排长一边命令全排打开枪保险,准备手榴弹,一边命令李祥把笛子吹起来。就这样,接连几天,一吃过早饭,我方一曲,敌方一曲,整个山谷竟再无杂音,只有奇妙而悠扬的笛声回荡。习惯了枪炮声的战友坐在洞口跟着哼唱起来:“在那遥远的小山村,小呀小山村……”

看着久蹲猫耳洞,皮肤说不清是发黑还是发绿的战友仍如此乐观,我不由地用力握了握手心中的钢枪。

版式设计:方 汉

老兵e家 等你归队  
(扫码天天见)

## 记录,赶在老兵凋零前

——北京市延庆区“光影·印象”红色摄影志愿者团队坚持5年寻找、记录老兵

■中国国防报记者 姜 馨

从74位到24位。5年间,50位曾受访的抗战老兵离世。

锐减的数字,既让段学锋痛心,也让他相信自己和同伴们5年来的坚持没有错。

由段学锋担任队长的北京市延庆区“光影·印象”红色摄影志愿者团队,2013年成立之初便定下宗旨:用镜头坚守历史,用影像传承信仰。每逢周末和节假日,队员们会相约穿上团队定制的红马甲,扛着“长枪短炮”跋涉于延庆的山村街巷,与时间赛跑般拍摄长城脚下的共和国老兵。他们用5年时间,为延庆区189位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留下影像。2017年底,他们回访曾记录过的74位抗战老兵,仅有24位还健在。

和时间赛跑

## 用相机做有意义的事

2013年初,爱好摄影20余年的段学锋开始思考如何用手中的相机做些有意义的事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,从小深受红色文化熏陶的延庆人,他在偶然了解到延庆区的抗战老兵仅剩80余位,其中年龄最小85岁、最大103岁后,萌生了一个想法:去拍抗战老兵!他在摄影圈里一号召,得到了不少回应,很快组成一支12人的志愿团队。

队伍建起来,寻找老兵却成了难题。没有名单,没有档案,队员们只能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四处打听。一开始,常常是他们打听到地址,翻山越岭去了村里,才发现老兵已经搬家,或者消息有误,老人并不是老兵;打听到电话,拨过去是空号,或者是村委会电话,辗转多次才能联系到老兵本人。

队员们说,和扛着器材翻山越岭、走家串户的辛苦相比,被怀疑和误解更让人不好受。

志愿团队的发起人之一陈义东,就曾在前往康庄镇一位老兵家时,被老兵家属误认为是骗子,报警叫来了警察。因无法自证清白,陈义东被滞留在派出所,他形容后来走出派出所时的心情:“真是非常非常委屈。”

所以有人送给队员们一副对联:搭



每逢周末和节假日,志愿团队的“红马甲”就出现在北京市延庆区的山村街巷、老兵家中。图为2017年4月,志愿者在老兵李建华(左四)家。

钱搭物搭工夫,受苦受累受委屈;横批:痴心不改。

除了寻觅难,和老兵的沟通也难。到了老兵家里,队员们不是架起相机就拍,拍完就走,而是先和老兵聊天,听他们讲当年的经历和战斗故事。可许多老兵年纪大了,讲述过程中有的答非所问,有的口齿不清,有的被打断后就记不起之前说过的内容……队员们就这样在一旁静静地听,一听就是半天。

后来,为了更准确、详实地记录老兵经历,团队又吸收了几位文笔好的队员,人数增加到21名,除了影像和基本信息,他们还还为老兵留下生动的战斗故事。

老兵的眼睛怎么都这么亮  
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孤独

队员们年龄最大的60多岁,最小的20多岁,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,活动时间大都在周末和节假日。每次活动前,段学锋都要在微信群里通知并统计人数。

还是「非洲兄弟」  
「抗联战士」

主人公:张锦廷

看到老兵e家征集65式军装照的消息,我想起那段军旅生活,彻夜未眠,找出了这两张老照片。

1965年秋天,我从江苏水乡入伍到空军驻青藏高原的一支高射炮兵部队,成为一名雷达操纵员。我们这个连队驻守在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,常年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下,部队一年四季基本都穿冬服。我拍第一张军装照(左图)时穿的就是65式冬服。当时20岁的我,穿上军装,戴上红帽徽、红领章,虽不算英俊,但也朝气蓬勃。照片寄回家后,我的老农父亲在蓬人写的回信中说:你当的是“抗联”的兵吧?我们家现在是“抗属”啦!信被战友看到后,一时在连队传为笑谈。

我的第二张军装照是3年后照的。这期间父母曾多次来信要我再照一张照片寄回去,我知道老人家想儿子了,但我都以工作忙没时间为由推

“大家积极性都很高,只要能挤出时间都会报名。说实话,除了做这件事本身有价值外,我们也从老兵身上受益匪浅。”志愿者冯亚玲谈起老兵滔滔不绝。

她记得老兵盛瑞林身体状况很不好,但听说要给他拍照,便把拐杖一甩,举起右手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:“那种军人的风骨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。”还有一位老兵,当队员赶到他家时已重病在床。听明来意后,老兵执意让两个儿子把自己扶起来,对着镜头敬了人生中最后一个军礼。

她还记得老兵段廷瑞,绘声绘色地讲述战斗经历:“朝鲜战场上的一次战斗结束后,副连长命令我到阵地上再巡视一下有没有伤员。等我巡视完回到坑道时,战友们已经撤走。这时敌机又开始轰炸,我躲了大约半小时,听到坑道外响起脚步声,以为是敌人攻上来了。我拿出手枪,把子弹顶上膛,又掏出手雷握在手里,如果敌人发现我,我就拉响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……”她说,每老兵讲到动情处,队员们都会抓住他们最真实、最生动的表情。

## ★ 讲述·老兵心路

2017年对我而言,既是艰难抉择之年,也是华丽转身之年。在军改的大潮中,我急流勇退,脱下像生命一样珍贵的军装,向光荣的军旅生涯、火热的军营生活和亲爱的战友兄弟道了一声“再见”。

转业不代表退场,退伍不等于褪色,戎马24载,军人的灵魂、亮剑的精神、家国的情怀,早已融入血脉。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战士,从共和国军官到国家机关干部,改变的是环境,牢记的是使命;转变的是身份,不忘的是初心。

入伍24年,从装甲兵、工程兵、炮兵、第二炮兵,再到火箭军,我曾两度面临军队调整改革,两次经历大裁军,曾有坎坷,也收获过喜悦。

这次军队改革,我有幸成为单位5个落编的人员之一。有人说我幸运,机遇每次都会垂青我。扪心自问,之所以能拥有机会,除了组织的关怀厚爱,还有心中的责任担当。记得刚入伍时,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炊事

## 一日从军 一生当勇

■孙现富

员。然而,一篇偶然发表的文章让我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,并改变了人生。20多年来,无论单位如何调整,岗位如何变化,我都把工作当作事业追求,把文字当作人生乐趣,从团、旅、师、军,一路走到军种机关。

在别人眼里,搞文字很光鲜,能出名,有稿费,但其中的甘苦只有自知。我曾在高原执行任务时病倒,但苏醒后坚持吸着氧气写稿子,因为我知道“我是谁”“我的战位在哪里”“我的职责是什么”。

2017年是军改的关键之年、攻坚之年,我向组织递交了转业申请。领导几次谈话希望我留下,但看到许多年轻优秀的同志因为编制受限无法落编,看到一些奋斗多年的业务骨干被编余,我选择了“向后转”。有改革就会有牺牲。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兵,我深深懂得,面对军改大考,留在部队是奉献,选择转业也是奉献。

转业虽是我主动申请,但心中的留恋和不舍依然强烈。离别那天,我默默收起军装,悄悄装进行囊,不敢再触摸,我怕自己忍不住流泪。

就像一位首长对我说的那样,如果不是遇上军改,或许你们还可以多

你若记得 他便无悔

## 希望有更多人同行

2015年,志愿团队的工作受到延庆区委和区政府的支持。当年,恰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,团队拍摄的74位抗战老兵素材,集体亮相延庆区主办的“长城下的抗战老兵风采展”,参展作品达400余件。2017年,纪念建军90周年之际,志愿团队已完成拍摄区内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。以志愿团队作品为主体的“延庆英雄谱·红色记忆——长城下的老兵风采展”,先后吸引上万人观展。展览的志愿者和解说员全部由延庆区的中小学生担任,展出结束后,展览又进入乡镇、街道、学校、企业巡展,成为延庆区纪念建军90周年、普及国防教育的一项重要活动。

段学锋回忆,在风采展上,当老兵向观众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时,脸上洋溢着浓浓的自豪与喜悦。他说:“我从没想过我们的志愿活动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。刚开始,我们只是打算把拍下来的照片,收集到的信息交给档案馆,留一份历史资料,而现在这件事情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。我真心希望其他地方也有人自发地去做这件事。老兵,不能被遗忘,值得被尊重。”

有了区委和区政府的支持,除了举办影展,队员们每年拍摄的老兵影像都得以集结成册,并赠送给每一位出现在画册里的老兵。迄今为止,志愿团队已为189位老兵留下影像,每位老兵家里他们都去过两三次,有的多达十几次。段学锋估算了一下,他们这5年的行程约有10万里。虽然辛苦,但当看到老兵拿到画册后小心翼翼地包上书皮,放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;听到老兵感慨这是他和妻子的第一张合影时,他们觉得所有的辛苦都不算什么。

在延庆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老兵群体。年前,老兵们的家热闹起来,军地有关部门的领导、一些企业负责人纷纷赶来看望……

图片由北京市延庆区“光影·印象”红色摄影志愿者团队提供

## ★ 影像·军旅回眸